告别“瑜亮之争”、相向发展步伐提速……

成渝牵手需迈三道坎

记者在重庆、四川多地调研发现，成渝地区在经济总量、基础设施、产业竞争力、交通人才、资产等要素差方面，与长三角、粤港澳、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仍存在明显差距，成渝之间仍需做实成渝“两核”，成渝之间仍需再强化成渝发展。

当天干部和专家学者建议，作为后发地区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“要改非常之势，须下非常之功”，发挥市场力量增强双引擎作用，产交通基础设施、重大产业布局、跨区域资源要素方面补齐两约束发展的短板，加快推动方面渝地区更需以政府动力主动改革，从而形成“中央顶层、地方实践”的互动局面，推动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，全力形成高地区带动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动力。

非常之功成非常之局

“要形成双城经济圈，不能不说，要‘非常之功’，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支持。”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吕冰说。

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收学院研究员蒋德强、重庆海江新区产业促进局副局长何艺文等人认为，在当前形势下，成渝地区要在经济、区域协调发展、产业、基础设施、资源等方面进行一定的推动，方为一成渝地区双核驱动增长后劲的重要角色，也要是“三线迁建”核心地区，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内外形势下，国家层面可考虑在成渝地区投放更多重大战略工程，布局一批区域经济试验区、国家实验室、金融创新特别机构、区域科技中心、区域教育中心、区域创新中心等。

在此基础上，地方层面也可采用“区域产业”方式，利用区域地理区位优势、技术能力、人力资源和产业链，向上一个获取高附加值的新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，进行形成发展内生动力，例如改造厂房以来，四川绵阳长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的“三线建设”电子元器件飞机设动机、军用超级芯片等技术，成为为各的主流整生产企业；重庆湖北第工业园区，已成为汽车、摩托车生产基地。

在国更加有效地实现区域协同发展，也需要动长三角、粤港澳、京津冀等城市群，扩充成渝地区区域辐射、联动资源作用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发展空间。如创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建立成渝经济区核心城市与其腹地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根据区域内不同区域发展现状，资源环境承载和发展潜力，构建其中不同功能区域的转移支付制度；通过投融资体制，可地方建立发展基金，设立开发银行，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融资机制等。

弥补基础设施短板

在以交通为代表的硬件基础设施领域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长三角、粤港澳、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，尤制约区域发展的瓶颈之一。与长三角部分地区实现高铁公交化运行、半小时通达相比，成都之间目前最快动车需1个半小时左右。

此外，成渝地区“核心城市与次级中心城市之间建设、城市群区域内部公共交通水平差距”的目标还远未能实现，川渝两地内部各城市间的高效立体互通网络仍未形成，重庆、成都主要部分次级城市所消费时间、半年以上，区域省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的顺畅流通。

重庆万州区发改委副主任韦仕伟、四川达州市交通局副局长刘玉陈等基层干部反映，这些年来，成都之间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等交通除二年未打通，但一旦出现问题，也要是“三线迁建”核心地区，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内外形势下，国家层面可考虑在成渝地区投放更多重大战略工程，布局一批区域经济试验区、国家实验室、金融创新特别机构、区域科技中心、区域教育中心、区域创新中心等。

在此基础上，地方层面也可采用“区域产业”方式，利用区域地理区位优势、技术能力、人力资源和产业链，向上一个获取高附加值的新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，进行形成发展内生动力，例如改造厂房以来，四川绵阳长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的“三线建设”电子元器件飞机设动机、军用超级芯片等技术，成为为各的主流整生产企业；重庆湖北第工业园区，已成为汽车、摩托车生产基地。

在国更加有效地实现区域协同发展，也需要动长三角、粤港澳、京津冀等城市群，扩充成渝地区区域辐射、联动资源作用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供发展空间。如创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建立成渝经济区核心城市与其腹地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根据区域内不同区域发展现状，资源环境承载和发展潜力，构建其中不同功能区域的转移支付制度；通过投融资体制，可地方建立发展基金，设立开发银行，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融资机制等。

除交通基础设施外，多名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，成渝地区还应加大户口城镇化通道、减少基础设施投资、缩小城市人口与人口流入之间的通道差异，促进城市群高度紧密合作的形成，“由职责+能级发展内生城市空间协调机制，降低信息传递成本及交易费用，使城市能经济合作更加高效，促进生产要素在市场动力条件激活。

构建统筹协调机制

多年来，成渝地区一直接不少线路规划或实施工程，但由于缺乏统筹发展的顶层制度安排，缺乏实施细则等，规划落实情况或出现相差较明显。对川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普勤认为，成渝地区实际已经形成“双龙二为”生态格局，受资源考核等因素影响，个地方政府在决策中，因于既得利益，缺乏系统思维、战略意识，“放宽视野结合顶层设计，核心城市‘牵引发展’，次级城市‘面面俱到’，出现性势发挥不足等有悖于经济区建设要求的现象，其实可以，发展规划实施或合作协议执行没有明确责任主体，没有统筹管理机构，缺乏要素约束、惩罚与激励机制，一会年时从未对规划实施和协议执行进行评估，更无法反馈定向调整，缺失是导致落实不理想、规划实现程度实现。

重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郑德渝表示，目前是四川也是以“四级合作机制”，但仍停留在地方层面，缺乏力度仍显不足，但是级别太高，涉及部门太多，缺乏力度仍显不足，但是级别太高，涉及部门太多，缺乏力度仍显不足，但是级别太高，涉及部门太多